

小小说

2017中国年度小小说

任晓燕 秦俑 赵建宇 选编

漓江年选 ■ 品质阅读 ■ 恒久珍藏

刘庆邦《花镜》

非鱼《论王石头的重要性和非重要性》

海飞《酒里金刚》

黎晗《轻度近视》

夏阳《恋上你的床》

徐水法《陀螺王》

刘正权《贼知道防贼》

胥得意《良心价》

荒城《连心诀》

鹿禾先生《鞋匠阿三》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7 中国年度小小说 / 任晓燕, 秦俑, 赵建宇选编.

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407-8349-5

I. ①2… II. ①任… ②秦… ③赵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88320 号

2017 ZHONGGUO NIANDU XIAOXIAOSHUO

2017 中国年度小小说

选编者: 任晓燕 秦 俑 赵建宇

责任编辑: 张 谦

助理编辑: 孙精精

书籍设计: 石绍康

责任监印: 杨 东

出版人: 刘迪才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2

网址: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电话: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0

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

[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10号院 邮政编码:100176]

开本: 690mm×1000mm 1/16

印张: 21.25 字数: 291 千字

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7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

[电话: 010-67817768]

编选前言

秦 俑

编完2017年度小小说年选本，照例有一些话想说。

曾经有人做过统计，全国发表小小说的报刊阵地有数百个，其中包含专业小小说期刊十余种；常年参与创作的小小说作者有数千名，且分布于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；每年在各类各级报刊上发表的小小说作品数量逾万篇，而在网上发布被不停转发的作品则不计其数……这一方面说明当下的小小说整体态势仍然繁荣，小小说作家的创作还是很活跃；而另一方面，也显示出小小说的报刊、图书在编选过程中，可能需要做更多的工作，付出更多的努力。于我们而言，《小小说选刊》从数百种报刊中遴选佳作，一年能选发的作品最多也就是七八百篇，再到年选本的一百多篇，算得上是优中选优，精益求精了。

在2017年度年选本编选过程中，有几个现象引起了我们的关注：一是部分小说名家积极参与创作，涌现出了一批高质量的精品力作。这得益于《百花园》改版之后，每期都在头题推出一位鲁迅文学奖得主的小小说力作，吸引了刘庆邦、阿成、陆颖墨、乔叶、次仁罗布、石舒清、吴克敬、大解、郑彦英等当代文学名家来关注与创作小小说，这对于提升当下小小说创作的文学品质，起到了非常好的引领作用。二是一大批年轻作者通过自媒体方式闯进我们的视野。微博、微信公众号、天天快报、今日头条等自媒体的兴起，让手机成了小小说创作新的孕育基地。年轻作者们纷纷将自己的作品在网上公开首发，不仅赢得了点击与转发，而且为编者、作者、读者的交流互动提供了一种更为快捷的方式。《小小说选刊》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线之后，出现了一系列群体性微信公众号，其中“我们都爱短故事”“活字纪”等公众号坚持原创首发，为小小说的未来发展开拓了新的思路。三是“80后”“90后”作者的重新活跃，让小小说文体看到了新的曙光。这几年来，各大报刊都开始加大了对新作者的关注力度，纷纷以专栏、专辑、专刊来推出更年轻一代的小小说作家；一些报刊相继推出

函授、网络教学等培训服务以及各种形式的征文大赛，也给年轻作者的崭露头角提供了迅速成长的平台与环境。当然，小小说三十余年的繁荣发展，一直都是多方合力的结果。有识之士的倡导、报刊阵地的坚守、作家队伍的延续、评论理论的观照、文体的规范与创新、文本的深度开发、全媒体的发展趋向，以及怎么与国内外大的文化、文学背景相适应，这些都是小小说未来发展需要认真思考并积极面对的课题。

一年一度的年选本，相当于是每年一次对全国小小说创作成果的梳理与展示，对于小小说的阅读、收藏与研究来说，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当然，由于编者视野与能力所限，难免会有遗珠之憾，也欢迎广大读者、作者给我们提出更多宝贵的意见。

2017.12.5

目录
contents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001 / 编选前言 | 秦 俑 | 055 / 最会讲故事的人 | 秦 俑 |
| 001 / 归 航 | 陆颖墨 | 058 / 白 鹿 | 申 平 |
| 004 / 花 镜 | 刘庆邦 | 060 / 糖 纸 | 孙春平 |
| 008 / 一盏马灯 | 薛培政 | 063 / 懒 爷 | 刘建超 |
| 010 / 沉 默 | 阿 成 | 065 / 神奇女友 | 周洁茹 |
| 013 / 论王石头的重要性和非重要性 | 非 鱼 | 067 / 少年与猫 | 安石榴 |
| 015 / 七 妹 | 大 解 | 069 / 父亲是一盏灯 | 崔 立 |
| 017 / 聂 耽 | 聂鑫森 | 072 / 债 | 戴 希 |
| 021 / 台上坐着个杀人犯 | 邓洪卫 | 074 / 失语的秋天 | 符浩勇 |
| 024 / 梁三丫头的爱情 | 陈源斌 | 077 / 群山之巅 | 何君华 |
| 026 / 凤 凰 | 乔 叶 | 080 / 黄 雀 | 胡 炎 |
| 030 / 滴血残卷 | 次仁罗布 | 083 / 陈官庄的枪声 | 李士民 |
| 032 / 捉迷藏 | 石舒清 | 086 / 风 景 | 金 光 |
| 036 / 尘 缘 | 吴克敬 | 088 / 轻度近视 | 黎 晗 |
| 039 / 永不掉队 | 谢志强 | 090 / 苏同学 | 李 方 |
| 042 / 有兔子的田野 | 陈 毓 | 093 / 熬 冬 | 江 岸 |
| 045 / 云 品 | 方英文 | 096 / 云 | 刘国芳 |
| 047 / 酒里金刚 | 海 飞 | 098 / 牌 局 | 苏 北 |
| 051 / 蓝莓谷 | 津子围 | 102 / 小米窝头 | 刘 洸 |
| 053 / 梁上土 | 郑彦英 | 104 / 三 年 | 芦芙荭 |

- 106 / 治 军 吕啸天
- 109 / 沉香佛珠 马宝山
- 111 / 第八颗牙齿 秦德龙
- 114 / 法医李炎 刘立勤
- 116 / 胸 片 万 芊
- 119 / 世界末日前夕 王 溱
- 122 / 顺 路 王琼华
- 125 / 放蜂人 王 往
- 127 / 修车老汉 韦 名
- 130 / 恋上你的床 夏 阳
- 133 / 遗 训 相裕亭
- 136 / 到乡下干几天农活儿 谢大立
- 139 / 陀螺王 徐水法
- 141 / 信 许 锋
- 144 / 硬打三分 许福元
- 148 / 堂 号 袁炳发
- 150 / 卜 白 袁良才
- 154 / 鞋匠李老歪 袁省梅
- 156 / 朵 田 赵长春
- 158 / 世 界 周海亮
- 160 / 马蹄铁 朱雅娟
- 163 / 手机是你的器官 安 谅
- 165 / 湿漉漉的雨 陈 敏
- 167 / 你真的敢报警啊 邓耀华
- 169 / 浮城慢光阴 郭震海
- 172 / 自画像 海 华
- 174 / 太阳一族 何一飞
- 177 / 蓝花花 红 酒
- 180 / 工 钱 侯发山
- 182 / 迷路的人 胡金洲
- 184 / 没事请到丰城玩 季 明
- 187 / 俩县长 李立泰
- 189 / 小偷之死 李伶伶
- 191 / 一筐杏子 李永康
- 194 / 老 团 李永生
- 196 / 飞 虎 练建安
- 199 / 贼知道防贼 刘正权
- 202 / 唐木匠 马 犇
- 204 / 机器人罢工 马 卫
- 207 / 那 马 孟宪歧
- 210 / 灵魂师 墨中白
- 213 / 门当户对 宁 柏
- 215 / 一件军大衣 欧阳明
- 217 / 天鹅都去哪了 庞 滢
- 219 / 北方馒头 申 弓
- 221 / 奶汤蒲菜 宋以柱
- 224 / 教授付天一 苏 平
- 227 / 海鲜为什么是腥的 唐丽妮
- 230 / 一枚铜钱 歪 竹
- 232 / 爸爸回来了 王明新

234 / 微信时代的爱情	王培静	283 / 乡 愁	陈小庆
237 / 帮 忙	王孝谦	286 / 刺 眼	陈振林
239 / 扁担王	韦如辉	288 / 比如生活	飞 鸟
242 / 包子的香味儿	伍中正	290 / 锦 衣	高沧海
244 / 桃花流水鳜鱼肥	肖建国	293 / 最浪漫的事	红 鸟
247 / 良心价	胥得意	295 / 杨花在秋天消失	侯建臣
250 / 说谎者说	徐均生	298 / 连心诀	荒 城
252 / 吐金子的人	徐小红	301 / 同学会	黄克庭
254 / 响 担	杨海林	303 / 白 露	李忠元
257 / 那儿好像有棵树	杨轻抒	306 / 红鞋子和口琴	李卓群
260 / 刺 青	远 山	308 / 卧龙锥	刘博文
262 / 杨小黎	赵明宇	311 / 大卫混书	刘会然
264 / 原 形	赵淑萍	313 / 城里乡下	刘 平
266 / 癞蛤蟆的梦想	朱红娜	315 / 老哥儿仨	刘向阳
268 / 肥胖症	阿 社	318 / 门口有棵槐树	麦浪闻莺
270 / 关于爱情之她见	彩 红	320 / 阿 宝	砌步者
273 / 牧 羊	曹隆鑫	323 / 孤山上的老狼	张红静
275 / 老母子	岑燮钧	325 / 鞋匠阿三	鹿禾先生
278 / 家	长白山	327 / 乡村兽医师	墨 村
281 / 影 子	陈婷婷		

归航

陆颖墨

巨浪猛扑过来，掠过右甲板，迎头浇盖了整个舰桥。舰长肖海波心头一凛，死死盯着右边的海面。一个巨浪更加猛烈地狂扑过来，舰身大幅度左斜。他扶牢站稳，对那个把身躯捆在铁座椅上的操舵兵果断下令：“右满舵！”

海情这么糟，一切都在预料之外。从日本海过来的台风“丽莎”，原来预测是九级，所有舰艇全部驶离军港，进入防风锚地。没想到，风力骤升到十一级，上级命令机动防台防风锚地的五艘驱逐舰、八艘护卫舰迅速撤离驻泊海湾。偏偏，肖海波的西昌舰却无法离开，围着防风水鼓来回打转。

西昌舰是新型驱逐舰，肖海波任舰长已有三年。他知道，一般的台风对他和西昌舰来说，不算大事。但他下达出航命令时，立即感到了异常：兄弟舰很顺利地解缆起锚，西昌舰却无法解开缆绳离开防风水鼓。“丽莎”风向向南，机动防台必须顶风，军舰统一迎着台风向北航行就可以了。西昌舰遇到的麻烦是，一股更大的台风从偏离航向九十度的方向扑来。巨浪一次次冲上甲板，水兵根本无法过去解开缆绳。肖海波马上感到：军舰被狡猾的土台风咬住了。

军舰左右猛烈晃悠，有几次和钢铸水鼓擦肩而过，有些水兵开始慌神。一个老水兵在腰上系好保险带，要冲出舰桥，试图在巨浪间隙中解缆，他半个身子刚出舱门，肖海波一把把他拽回，吼道：“想喂鱼呀？！”

怎么办？肖海波自己把头伸出舰桥舱门，看着缆绳那侧的甲板随波浪上下摇摆。那几千吨的水鼓上拽住军舰的缆绳异常结实，随着风浪和军舰的摇摆，缆绳一下子沉入水中，一下子又划破海面从水里跳出，绷得笔直。突然，一个更大的浪扑过来，缆绳猛地蹦出拉直，肖海波一咬牙，一把斧子从他手中飞了过去，斧刃准确地砍中了绳子的中间，但舰身随着波浪左斜，绳子也开始下垂，斧刃和缆绳的撞击远远没有产生应有的力度，滑过去了。

手里只剩一把斧头了！肖海波握住斧把的手有些颤抖，如果这次失败，要

不了半小时，更大的风浪就要过来，西昌舰就只能和钢铁铸就的水鼓不停地碰撞了……

台风不允许他犹豫，他对自己说：“你能行，一定能行！”缆绳刚弹出水面，斧子飞过去，在缆绳绷得最直时，一下子被砍断了！

西昌舰像脱缰的野马，飞速驶离锚地。

一团蓝色火球从远处的海面滚过，不一会儿传来一阵闷响，是滚地雷！滚地雷是南太平洋特有的怪物，沿着海平面乱串，一般避雷装置对它没用。西昌舰设备先进，不怕。但看到了滚地雷，肖海波更加断定今天这土台风来者不善。不一会儿，像是为了印证他的判断，更猛烈的风变换着方向来回推揉着舰身，能听到舰上的龙骨在嘎嘎作响。巨浪中，几千吨重的西昌舰像一叶小舟，前挑后撅，左晃右摆。有两次，倾斜角度超过了六十度，似乎就要翻身沉入海底，但它还是倔强地回过身来，昂起舰首。

现在，无关人员都撤离了舰桥。电报员只能趴在地上发报，肖海波也只能抱着柱子，努力不让自己滑倒。他有点慌神，但很快镇静下来。海情简单时，不能大意；海情复杂时，千万不能害怕！眼前，土台风像一条毒龙死死缠上了西昌舰，四面都有飓风巨浪的重围，怎么也冲不出去。

他久久凝视着海面。

突然，他腾出左手，揉了一下眼睛，又揉了一下，心里一动。

他连忙问操舵兵：“看见左边那个大漩涡了吗？”

操舵兵立刻点头。

“就朝那儿开！执行命令！”

没有犹豫，舰艇马上左拐三十度，猛一加速，一下子冲进了那片有漩涡的海面。好像，舰身变得平稳起来。

肖海波长嘘了一口气：又一次判断正确。

现在西昌舰到了土台风的中央，在台风中心，风力是最小的。

舰桥里的几个兵，管舵向的、管速度的、管航线的、管报务的等，都回过

神了，用钦佩的目光看着他们的舰长。肖海波羞于接受这种钦佩：暂时是安全了，但依然在最危险的地方。下一步怎么办？副舰长早让他派到了轮机房，那里非常重要，舰桥是军舰的脑子，轮机是军舰的心脏。台风刚来时，有几个新兵晕船呕吐，吐出了胆汁。舰医出身的舰政委就是有办法，思想和身体一起调理，把他们算是稳住了，到现在也没人惹麻烦。

台风中心在朝西移，但具体方向老是变来变去，肖海波只能凭自己的经验，指挥着军舰与台风中心同步西移。

什么时候风能小下去呢？这是他现在最想知道的问题。土台风无法预测，上级也没法告诉他。怎么办呢？忽然，他心中一阵发空，几乎同时，他听到报告：“舰长，我舰已进入公海！”

每次离开祖国的领海，肖海波都会感觉心里空空的，但现在立刻变得沉重了——由于高度紧张，不知不觉在台风中心已航行八个小时了。以往对付土台风，如果冲不出去，就拖时间，台风闹腾一阵，就会慢慢变弱。而今天这个土台风，看样子绝非善类，铁了心让军舰跟着它走。再这样被台风胁持着漂下去，不知会漂到哪个国家！还有，航道上会不会遇到暗礁？肖海波的心揪了起来！

新舰服役时，首长对他和舰政委说过：这么好的家当，就由你们收拾了。记住，军舰只要一离码头，不管遇到什么难处，不能指望别人，要靠自己过硬的本领！是的，靠自己。

肖海波脑中飞速盘算着。台风是旋转的，冲出去就必须顶着风，还要同时朝外围偏离。台风旋转无规律，要突围，军舰的速度和航向只能靠他的即时判断，稍有差错，军舰就可能被掀翻。他深情地看了看身边的几个操作兵，他对每个人都了如指掌，但是在这生死关头，他们对我这个舰长有没有信心？

肖海波下达了突围命令。几个兵都没吱声，只看了他一眼，他用眼神给予了回答。按规定，遇到突发海情，航线变化都是合理的。上级也来电指示，让他们根据具体情况处置。

很快，军舰调过身来，冲进了狂风巨浪。庞大的舰身，在肖海波和水兵们

的操纵下，竟然变得如此灵活！不管风向怎么变，巨浪怎么打，舰首总是紧紧咬住台风的风头。台风好几次绕到了舰身的左侧，想咬住它，把舰掀翻，就是没有成功。舰首和左甲板都像勺子一样伸进了巨浪，但是每一次都把巨浪的牙齿击碎。每一次快要冲出台风圈的时候，总有一个更高的巨浪张开大口，似乎要把西昌舰吞掉。肖海波知道这张大口的后面，就是平静的海面。他终于下定决心指挥操纵军舰冲进了那看似凶猛的大口……

突然间，舰身一震，恢复了期待已久的平静。肖海波眼睛一闭，凉凉的东西从他的面颊流下。他回过头去，看到身后的海面上，一条“巨龙”翻滚着远去。再回过头来，霞光万道，风平浪静，一条金色的航道在前方展开。

“向着祖国，归航。”他呢喃了一声，但水兵们都听到了，响亮地回答：“归航，向着祖国！”肖海波忽然意识到，他下达的这个命令，是他当兵以来，声音最轻的命令。

（选自《百花园》2017年第8期）

花 镜

刘庆邦

燕奶奶的头发花了，眼也花了。头发花的表现，是白头发越来越多，眼看就要从一头“黑花”变成一头“白花”。眼花的表现呢，是眼珠子上像涂了一层面糊子，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。头发花就花了，无所谓，反正头发是无用的东西，花开花落随他去。眼睛花了，就有些麻烦。一只苍蝇在屋里飞来飞去，飞得嗡嗡的。从声音判断，这只苍蝇个头儿不小，是那种让人讨厌的绿头红眼的大家伙。她抄起蝇拍，想把苍蝇打死。可她只听见苍蝇振翅飞翔的声音，就是看不清苍蝇在哪里。她左拍一下，右拍一下，每一下都落了空，不但没把苍蝇

打死，苍蝇弄出的响声反而更大了。苍蝇像是和她做起了游戏，仿佛在说：“来呀，来呀，你个花眼的老太婆，我在这里呢！”

“看你往哪里跑，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”有点儿执拗劲儿的燕奶奶，终于把苍蝇打死在厨房的墙上了。她要把粘在墙上的苍蝇尸体捏下来，一捏，原来是一个钉在墙上的锈蚀的钉头儿。

眼睛花成这样，燕奶奶买一副老花镜戴上不行吗？戴老花镜行是行，问题是，她不认为自己的眼花是个问题。她的儿子在井下处理哑炮时受了伤，两只眼睛啥都看不见了。比起儿子的眼睛，她白天能看见太阳，晚上能看见月亮；看树还是绿的，看花还是红的，戴不戴老花镜有什么关系呢！虽说她的眼睛看不清苍蝇和蚊子了，恐怕也是老天爷的安排，自己活着，也得给苍蝇、蚊子留一条活路不是？还有，她挣钱不容易，舍不得把钱花在买老花镜上。儿子双目失明后，挣钱少了，她就开始到处捡废品。废品不是钱，但她把废品捡多了，就可以换成钱。比如说捡十张废报纸吧，交到废品收购站，就可以换到一分钱。白铁皮做成的瓶盖子不是钱，有一次，她把别人踩扁在地上的一个瓶盖子当成了钱，心中一喜，心里说这不错，捡废品还能直接捡到钱。她弯腰把钱捡起来，想看看是一毛还是一块——奶奶的，远看像个钢镚子，近看原来是一个破瓶盖子。破瓶盖子她也舍不得扔掉，放进了盛废品用的蛇皮袋子里。把和钢镚子模样差不多的瓶盖子攒多了，也能卖钱呢！

眼看她的眼花得越来越厉害，曾有熟人劝她买一副花镜戴。她问人家：“买一副花镜多少钱？”人家告诉她：“花镜有贵的，也有便宜的，贵的几百上千块，便宜的也就几十块钱。”燕奶奶把熟人的鼻子和眼看一看，见熟人的鼻子还是鼻子眼还是眼，就说：“没事儿，再等等吧。”

居民小区门口放有一只绿壳子的塑料垃圾箱，燕奶奶每天都要往垃圾箱里看一看，在垃圾箱里扒一扒。在她看来，垃圾箱简直就是百宝箱，她在“百宝箱”里捡到过鞋子、袜子、帽子、铅笔、钢笔、圆珠笔，还捡到过耳机、收音机、照相机等。凡是人们使用的东西，垃圾箱里差不多都有。好玩儿的是，有

一天，她竟在垃圾箱里捡到了一副眼镜。她几乎认定，这副眼镜应该是一副花镜。老天爷真是有眼哪，正当她需要花镜的时候，就给她送来了一副。镜框是黑色的，眼镜腿也是黑色的，她拿起眼镜看了看，觉得这副眼镜真不错，整个眼镜通透得跟没装镜片子一样。她把镜片子摸了摸，不由得笑了，大拇指摸到了二拇指，原来真的没装镜片子，只是两个圆形的空框子。

中秋节那天，二儿子和二儿媳从市里到矿上来看望燕奶奶，燕奶奶把捡到空框子眼镜的事当笑话讲给二儿媳听。大儿子出事故后，大儿媳已离家一去不返，只有二儿媳还时常来看望她。二儿媳在市里的晚报社当记者，愿意听一些新鲜有趣的事。燕奶奶摸准了二儿媳的胃口，二儿媳每次来，她都会讲一些新鲜有趣的事给二儿媳听。这次讲完了空框子眼镜的事，燕奶奶还把那个空框子拿给二儿媳看，问二儿媳能不能找两个镜片子装上，她当老花镜戴。二儿媳把空框子看了看，说：“这是儿童玩具，框子上没有槽儿，没有装镜片子的地方。”二儿媳认为，婆婆的确该配一副花镜了。她说：“这样吧，我下午带你去市里的眼镜店，让人家给你验验光，配一副花镜。”

“我听人家说，买一副花镜得花好几十块钱呢！”

“妈，这个您就不用管了，一分钱都不让您花，就算是我送给您的礼物。”

二儿媳带燕奶奶来到市里的一家眼镜店，又是验光，又是挑镜框，又是选镜片，算下来，配一副眼镜竟需要八百九十块钱。老天爷，这怎么得了！燕奶奶心疼坏了，也感动坏了，两只有些塌坑的眼眶里顿时涌满了泪水。燕奶奶的孙子叫小明，她习惯把二儿媳叫成小明他婶子，她说：“小明他婶子，咱挑便宜的随便买一副，凑合能戴就行了，眼都老成这样了，哪里配得上这么贵这么好的眼镜呢！”

“眼镜天天戴在眼上，哪能凑合呢？买就买合适的。”二儿媳把花镜给婆婆戴上试了试，问，“怎么样，清亮吗？”

“清亮，清亮得跟年轻的时候一样。”戴上花镜的燕奶奶不看别的，只看着二儿媳，看了眉毛看眼睛，看了眼睛看睫毛，说：“我就看着俺小明他婶子

好看。”

二儿媳的眼睛笑得弯弯的，说：“您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”

过了几天，燕奶奶一个人到眼镜店来了，要求把花镜退掉。营业员问她为什么，她说：“花镜戴着不合适，头晕。”营业员不给她退，她自己先退了一步，让人家给她换一副。营业员说：“穿过的袜子戴过的眼镜，用过就不能再换了。”燕奶奶不跟人家吵，也不跟人家闹，她的办法是，人家不给她换眼镜，她就待在眼镜店里不走。她还提到，自己患有高血压，千万别晕倒在眼镜店里。营业员拗不过她，到底给她换了一副价值只有六十多块钱的花镜。不过，人家没有把两副花镜的差额款全部退还给她，扣了她一百多块钱的折旧费，只退给她七百块钱。能拿到七百块钱，燕奶奶好像已经很满意，一再对眼镜店的人说：“谢谢啊，谢谢啊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”

城是小城，眼镜店有位女营业员认识燕奶奶的二儿媳，还知道燕家的二儿媳是位有名的女记者。有一天营业员碰到了女记者，对她说：“你婆婆把你给她买的花镜退了，换了一副便宜的花镜，你知道吗？”

二儿媳一点儿都没有表示惊奇，也没问为什么，只是说：“这老太太，肯定又是为她孙子攒钱。一次为她孙子花一千块钱都舍得，为她自己花一分钱都心疼。”二儿媳不会忘记，嫂子跟哥离婚时，本来要把儿子小明带走，不料婆婆舍不得自己唯一的孙子，不吃不喝，哭得一次又一次背过气去。眼看就要出人命，嫂子才把小明给婆婆留下了。当时小明还在上幼儿园，眼下燕小明已经是一名高中生。孙子上的年级越高，花销就越大，买一双鞋几百块，买一部手机几千块。只要孙子提出要什么，奶奶就尽量满足孙子的要求。哪怕孙子想要天上的星星呢，她都想给孙子摘下一颗来。就算她没有上天的梯子，借做梦的机会也要为孙子摘一颗星星。这个老太太呀，真拿她没办法。

二儿媳又去矿上看婆婆时，没敢提老花镜的事，担心婆婆会回避这个话题。不料，婆婆却主动说起了花镜，说人老了戴上花镜就是好，以前人从对面走过来，她连男女都分不清，现在她不但能分清男女，连年轻的还是年老的都分得

出来。

二儿媳说：“只要您觉得好就好。我听说，人的眼会越花越厉害，对花镜度数的要求也越来越高，等您啥时候觉得这副花镜不合适了，我带您再去配一副。”

（选自《百花园》2017年第10期）

一盏马灯

薛培政

我到C市干休所采访“老边防”梁英才，发现他家卧室的墙壁上，挂着一盏老式马灯，看上去与室内的现代陈设极不协调。

梁老的老伴儿打趣道，自打老头子回到内地后，这盏马灯就再没点燃过。老头子却拿它当宝贝，隔几天就拿下来擦拭一番，还捧在手里左右端详，像欣赏宝贝似的。

见我对此盏马灯好奇，梁老便将马灯从墙上摘下来捧在手中，给我讲了一段往事——

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，26岁的我担任了连指导员。暮春的一天早上，尚未吹起床号，通信员便将我推醒，通知我到团部接受一项紧急任务。

当我快步赶到团部时，团长已在那里等候我了。团长告诉我，根据气象预测，今年天山天池冰面解冻可能要提前。他随即命令由我带队，以最快的速度将山上伐下的木材，用马匹通过天池冰面运到对岸，为战备施工备足木料。

当我带领两个排的兵力赶到天池边时，才发现作业的艰难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这次要往山下运送的木材，都是6至10米长、粗得一个人抱不过来的松木。近似原始的运输方式，是在木材的一头钉上数个铁耙，用绳索系牢套上马匹拖过冰面。要将堆积如山的木材全部运到天池对面，至少需要一个月。

当运输进入后期时，我们不愿看到的一幕出现了：随着气温逐渐升高，天池出现了解冻的迹象，放眼望去，湖面上的裂纹清晰可见，并不时发出阵阵冰裂的声音。

天池平均水深60余米，最深处约105米，因属高山湖泊，水温较低，假如人或马匹不慎坠湖，几乎没有抢救的可能。

任务紧急，情况突变，向上级请示已经来不及了。如果停止运输，剩余的木材只能等到冬季封冻时才能运出，势必会影响战备工程的进度；若是按照原来的运输方式作业，造成伤亡怎么办？我心急如焚，在天池边踱来踱去，虽有寒风吹过，但仍感到身上一阵阵燥热。

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，我决定利用夜间气温低，浮冰间再次形成封冻连接，天池冰面相对固定的时机，组织展开夜间作业。

夜幕渐渐降临，呼啸的寒风夹着雪花扑面而来。漆黑一片的冰面上，别说战士难以行进，就连拉木头的马匹都扭动着身子不愿前行。

见此情景，我瞬间做出第二个决定：由我提着马灯走在前面开路，大家看着灯光，跟我保持距离连成一线行进。如果一旦看不见灯光，要赶紧卸下木材，立即返回原地，大家记住了吗？

“记住了——”在这罕无人迹的天山上，战士们那悲怆的回答响彻旷野，我感到肩头上有千钧的压力。

我提着这盏马灯在前面挪动，身后运木材的人员和马匹形成一条长龙，渐渐向天池对岸靠近。

就这样经过两个整夜的紧张抢运，终于将所有木材运到对岸。这时人困马乏，都盼着早点儿返回营区休整。

我顾不上歇息，再次来到天池边，仔细观察了现场情势后，回到队伍前做出了第三个决定：原地进行短暂休整，备足两天的干粮，准备翻山绕道返回营区。

“指导员，咱们昨夜不是才从冰面上过来了吗？这回又是轻装返回，不会出事的！”几个老兵劝我道。